

四
六
叢
話

四六叢話卷十四

烏程 孫梅 輯

啟七一

原夫囊封上達宮廷披一德之文尺素遙傳懷袖
寅三年之字下達上之謂表此及彼之謂書表以
明君臣之誼書以見朋友之悰泰交之恩洽而表
義顯谷風之刺興而書致衰若乃敬謹之忱視表
爲不足明慎之旨俾書爲有餘則啟是也昔者藩
國臣僚馳箋霸府三公掾屬奏記私朝厥後緹幕
芙蓉殷勤而報聘春蹊桃李繼繼而酬知競貢長

箋爭懷綵筆效顰滋衆繼踵尤多上壽多男請徵
雜選登庸及第賀荅紛紜舊館脫驂載筆致朋遊
之雅相見執雉揮毫志耿介之思羈旅慳囊裁之
乞米美人繡段持以報瓊則有詞林水鏡閨苑羽
儀具隻眼以論才迴青眸以待客簪裾輳集三讀
流聲珠玉紛投一言改價高可以俯拾青紫下不
失得利齒牙由是競費工夫彌精製作換清銜於
校字盈篇皆形聲點畫之奇發吟興於田園累幅
盡襍裊苧蒲之趣以至東海使槎託遙情於溯斗
西湖隱墅寄新製於迴軒亦可謂妙極毫端思超

物表者矣至若謝元暉短章玉塵金屑梁簡文諸
作貝彩珠光劉氏弟昆尤高三筆庾家父子籍甚
庭芬陳伯玉雅有清聲駱義烏時騫逸氣柳子厚
精純而倣儻李義山密緻以清圓蘇長公不合時
宜味含薑桂陸務觀素稱作達語帶煙霞斯啟筆
之分途竝作家之盛軌也自任元受李梅亭之倫
或隸事多冗或使才太過真意不存緣情轉失我
思古人翩其反矣是以駢儷之文其盛也啟之爲
用最多其衰也啟之爲弊差廣何則西秦東洛不
出寰宇之書僕射司空自有勳閥之簿烏衣玉樹

按姓譜而如新珪月梢雲驗歲華而益麗必也盡
遺窠曰別出機杼始可揚古調以賞音進文心而
奏續也敘啟第七

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
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
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
謝恩亦表之別榦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
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

文心雕龍

俞益期與韓康伯箋曰檳榔信南遊之可觀子旣非常
木亦特奇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生葉下華

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如穀其皮似桐
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
如繩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斂稠直亭亭千百
如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
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還樹海南遼然萬里
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齊民要術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蘇威侍郎猶爲
郎吏亦寓於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
面贅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
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

精終慙筆誤殷浩之兢持太甚翻達空函

撫言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雖齟
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
每有宴會顧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其爲寒素之士也
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啟事陳於所知只
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羅旣頻不得意未
免怨望竟爲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

北夢瑣言

羅隱謝裴庭翰詩卷曰澤國佳人雖裝半面營邱辯士
或獻空籠

撫言

梁劉孝綽謝建安王餉米等啟傳教李孟孫宣教旨垂

賜米酒瓜筍菹脯鮓茗至味芳雲杜潭抽節等

筍譜

梁元帝爲妾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啟曰夜珠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灋浦憤識九衢未有仍我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

侍兒小名錄

前進士韓熙載江北行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爲賈旣及疆境合貢行藏某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爰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

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寧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
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略於
邳垠方酣百一作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墜印之

文上愧擔簦之路於是搜龍領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
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
魯連之一箭場中勍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
望而盡推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羣姓名遂列於煙霄
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
鎗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精韜略氣激雲霓箕口
張而陰電搖怒呼發而暑雷動神駢鬼殿天蓋地車鬬

霹靂於雲中未爲躋捷喝楞蒲於筵上不是粗豪蘊機
權而自有英雄仗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吒拔劍
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旣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
吳肇基聿修文教聯顯懿於中土走明恩於外蕃萬邦
咸貞四海如砥燹和天地巖廊有禹稷臯陶灑掃烟塵
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
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
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隣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雞犬
相聞兩岸馬牛相望彼則待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
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

吉凶之機得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明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長淮而棄繻孤遙終赴於天池星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封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授素王書傳元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雷勞愁結而髀肉生憤氣激而臂鬱起一怒而豺狼竄懼再呼而神鬼愁驚搥蠻鼓而簸朱旂雷奔電走掉燕鎚而揮白刃斗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鰲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嘗時於後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

眩邊境用爲保障勲藏盟府名鏤景鐘今則化舉六條

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

綏

一作緩

戶口而卹農事漫灑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搖

逐扇之風吹消沴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逾光賢豪向

義以歸心姦宄望風而屏迹竚見秉旄仗鉞列土分茅

修職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

邇具瞻威名洽著況復設庭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

前席請論其韜鈴危坐願聞於興廢古今英傑孰可比

方某才越通津已觀至化及陳上謁罔棄謏才是敢輒

述行藏鋪畫

一作盡

毫幅況聞烏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

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謬知人理足以
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樂賢昔婁敬布衣上言於漢
祖曹藟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
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實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
如前伏請准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熙載狀

表志

宋齊邱爲儒日修啟投姚洞天略云城上之鳴鳴曉角
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如千懇
萬端無奈饑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亡後果如其

言

同上

東坡嶺外歸與人啟云七年遠調不意自全萬里生還
適有天幸所觀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
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秋毫皆帝力
也用張敖語四六談塵

案所觀字皆出漢書此說甚精蓋儷才貪使卷軸往
往填砌地名人名以爲典博成語長聯堆排割裂以
爲能事轉入拙陋至於活字謂不妨杜園儉氣殊不
知大爲識者所嗤惟作家主於用意不主於用事當
其下筆若自抒胸臆諦加玩味則字字有成處渾然
天成此杜詩韓筆所以妙絕古今也不知此者不可

與言四六

汪退傅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啟謝廟堂時
相作荅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
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

同上

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中再爲執法閤門孝友嘗彈蔡
條范丞相建炎間荅其啟云久居言路評彈多權貴之
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曰陸曾謂其不
純正舒起居清國詞也

同上

林文節子中以啟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
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

其褒美如此

清波雜志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啟事謝先達時公啟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却掃編

案用事有意則活潑潑地如賈生厄於絳灌以致時宰豈復佳事然翻轉說來彌見屬對之長此丹成九轉點鐵成金手也

李易安賀人舉生啟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註曰任文二子舉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於未

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
絲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柳娘記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又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
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啟云曳裾
而前士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
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如已出特爲豪健

隱

窟雜志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爲其
父丞相歸葬謝啟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
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辯殺

陳陽事呂令熊彥詩報啟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
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有銜命出境者執政
爲報書云念寇至君孰與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
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概舉但全篇體格或
不稱是耳

寓簡

孫廣伯術謝東萊舉改官啟云清朝薦士寒門蒙座主
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
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榮陽學也

紫薇詩話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
衆所怨太原帥戒之因作啟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累

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

同上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啟曰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
風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抃盡還仁祖
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之

二老堂詩話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橐
竟何所出杳荅曰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
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
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
宣風繡作衣蓋用劉杳傳著紫荷橐事張安世持橐簪
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菱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

吳舍人啟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
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啟云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
紫紱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
尚書錄令僕射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
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又西溪叢語被
紫荷橐案荷囊卽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
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二家所云
是歐宋果誤矣子案晉輿服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
爲紱囊綴之於服加于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
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

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
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
梁制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
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於
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遏少年時好著紫羅
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於挈囊持橐之語遂以荷
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
囊也由未見紫袷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呼爲紫
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
眞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後魏之

志非樂志也持橐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亦無韋昭此又劉昫記之不審也

雲谷雜記

王仲疑字豐父岐公子有風采善詞翰四六尤工以名家典郡頗著績效英宗立珪預聞大議賜額書題豐父表謝有金栢賜第玉篆題碑之對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後秦會之再入相豐父以啟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于夢寐青氍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會之爲開陳

詔復原官奉祠

揮塵餘話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於孫云文成縑帛良

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欣然落筆且溢美之旣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啟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卽以駢儷之詞報之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

揮塵後錄

熊叔雅彥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秦會之秉鈞指爲趙元鎮客擯不用者十年茲寧回鑾會之以功陞維垣叔雅以啟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畧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

同上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文清以蔭

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
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啟贊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
閒居提筆文場曾寵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
著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壻得義之令子傳家又
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爲徐敦立覽之
笑曰此乃用前日之啟爲體修報耳

同上

李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啟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旣
同於光武有大勲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荅之云君
旣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
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

揮塵三錄

案自比自字從旣字來直謂自然耳而檜惡之者以其嫌于自用之自也一字不檢卒爲權姦所忌其可率爾操觚哉

蔡持正旣孤居陳州鄭毅夫判州事從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謁毅夫間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寢顯於朝矣處厚忤荆公抑不得進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甚賀啟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慰海內巖石之瞻帝渥俯臨輿情共慶恭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過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於國論俄列畀於政經論

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
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澤干秦而騁辯汲汲霸圖義
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孰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
尊主庇民已陟槐庭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石之崇處
厚早辱挺陶竊深欣躍豨苓馬勃敢希乎良醫之求木
屑竹頭願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云

上

同

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
以道爲學官於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啟謝之云
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

同上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
司啟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
句又云騏驎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因頑石之
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
以報其不遜旣而發考卷獬乃第一人及第

夢溪筆談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
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啟
視之則兩翅歛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非常
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
起謝郡官一啟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穉也

春渚記聞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諂諛然猶趨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牋啟與手書俱行者主于牋啟故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厄于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

老學菴筆記

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啟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爲年名也同上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祕監召

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啟謝之其略曰三
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
其婉約如此又自夔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啟三星入
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
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
于謝傳惟詠蒼苔

湘山野錄

余外祖王訥子文上蔣子禮除右相啟曰早登黃閣獨
見名公之少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
語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
爲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

貴耳集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
學杜詩學詞常學柳詞扣其所以云杜詩柳詞皆無表
德只是實語嘗爲潭教與帥啟云拭淚過故人之墓驚
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峯喜山色之如舊

同上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筵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
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
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
啟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眞學士躋中
朝公輔之班

同上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

少保之女婚啟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同

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輟耕錄

劉子元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
子元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
奏記於至忠等其略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
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
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芒一作判骨之刑曷以懸金之賞
終不可得也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
懷知已歷訟一作誌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
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

比

一作差

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旣功勳刻鵠筆未獲

麟徒殫大官之奉

一作膳

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

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

許子元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體

大唐新語

李石鎮江陵辟崔鉉爲戎倅一旦拂衣而去旣入京登
上第俄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旣秉鈞衡李乃馳牋賀
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
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
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啟曾陪樽俎
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隣郡喜溢轅門豈

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之辭也於今播於衆口

南楚新聞

眞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厯中子明逸子飛彥過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啟曰兩朝之盛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啟曰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書判一作晚書中選後十年復登科舉謝啟曰十年三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

澠水燕談錄

余外舅家收柳公權親筆啟草二十四皆小楷字僅盈
分而結體適媚意態舒徐有尋丈之勢紙長不過七寸
廣亦如之中興重興祕省賀方回之子首以獻書得官
秦太師付以搜訪遺逸外舅之兄張公觀言以所得託
賀納之秦府秦進之上方張自待次虔州瑞金簿易監
間思院其季復以所得授之中人引秦事爲證亦歸天
上獨外舅兩啟尚存云上翰林柳學士璵某謬至顯榮
皆承闕乏昨者璽書慰勉蘭省遷超雖上意欲壯於軍
威在外臣轉深於官謗此皆學士曲垂獎令一作會潛爲
扶持繼音容商本作客於北風爲主人於東道況兼姻媾早

接清華推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諸姨之敬念深

外舅

商本作妹

亦愛愚夫不然則安得道已隔而分猶敦官

轉尊而志愈下藏之不忘佩以彌芳思奉冰霜邈同雲

漢仰計亘霄路於高閣隔人煙於禁垣嘯傲霞高從容

日近閑揮彩筆時弄紫泥益彰叔夜鸞鶴之姿轉映王

恭神仙之狀便當乘游灝氣濯弄瑤池乘陰陽之爐錘

補

一作輔

天地之橐籥異時獲賜今日先知瞻望風猷常

在魂夢某再拜又侍郎顏頤重霄騰凌迴漢刻名仙館

絕跡人寰潤飾鴻猷承迎中旨金莖瑞路雲表先嘗玉

輦靈桃窗間暗識方推獨步誰敢爭衡況藝奮神工時

推妙翰鳳鸞異態龍虎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誰子後生
是畏前聖有言若非思與神凝韻無累俗則安能致茲
邁逸超彼等夷窮鍾蔡之楷模入王張之間域往者韋
相公嘗謂侍郎能以書諫者今則行執陶鈞坐登台輔
終提一筆以絕百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某素無勲效
叨濫寵榮一授藩垣兩遷官秩猶以處牀操扇麤商本
識孤虛跨馬彎弓未爲遲暮誓將丹懇以奉休明所冀
侍郎猥錄孤微終垂庇遇使其晚節無愧平生下情云
云前輩俱跋爲柳筆然非柳亦不能造此但啟中有筆
諫之語豈他人上柳啟柳自書之耶當有辨之者雲麓

案上二啟綺麗細緻使義山爲之不過如此而其名
竟不傳知唐人擅四六者多湮沒何可勝道可慨也
夏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命作
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
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
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
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
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莒公登庸
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早識台光蓋爲是也

青

箱雜記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啟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同上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啟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蠡范雎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啟云昔年上第曾

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之
精切同上

錢塘林逋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天聖中
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廬見
其頽陋卽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啟謝王公其略曰伏
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畱題唱和石一片拜賜軒榮以
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至陋之窮居獲此不
朽之奇事竊念頃者親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嘗顧邱樊
之側微念土木之衰病不過一枉駕一式廬而已未有
迂迴玉趾厯覽環堵當纓綈之盛集搃風雅之祕思率

以賡載始成編軸且復構他山之堅潤刊羣言之鴻麗
珠聯綺錯雕縟相照輦植置立賁於空林信可以奪山
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者矣迨景祐初逋尚無恙范
文正公亦過其廬贈詩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
激賞如此

同上

案和靖文筆絕少傳者此作精妙冲逸近王無功一
流視疎影橫斜膾炙諸聯似更進一格可寶也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
啟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
翁之歎白樂天曾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

也 同上

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歐

陽修陸經二學士過之因置酒其賞歐陽卽席賦詩有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

其後歐陽出守青社晏亦出殿宛邱歐乃作啟敘生平

出處以致謝悃其略曰伏念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

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

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卽於紙尾作數語授掌

記謄本荅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荅知舉

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潘子真詩話

邢郭夫詩寄無已無已和云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羣

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挂冠高處未宜彈蓋元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扶老趨嚴詔徐行乃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寧辭乳媪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便云趨嚴詔後作啟復云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益畏金根之謬

王直方詩話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眞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

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窮三載曾無白水之
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
功非惟出於剽竊亦是白水眞人爲剽竊也至若東坡
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
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絕無斧鑿
痕更覺真切

復齋漫錄

孫元中啟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
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三山老人語錄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閱本草
注安知其爲菖蒲案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豉堯韭舜

華論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子賚河南榮啟則云堯韭未儔姬歎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歎矣固曰堯韭出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意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焉今菖蒲是也

續古叢編

興化隱士陳易隱居廬山歸乃築室於興化縣之蔡溪巖不下山者三十年襟抱易曠風韻灑然見者無不愛慕忘歸蔡子由正言首以八行薦之易以啟事謝之云心若死灰枉被吹噓之力身如槁木難施雕琢之功又云昔在儒門雖麤修於八行晚歸祖道惟務了於一心

心旣已忘行復何有終不起

墨客揮犀

孫覲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嗣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啟謝之仲益荅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

墨莊漫錄

庾肩吾謝銅研筆格啟云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筆

硯譜

薛制機言有作上已請客啟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
麗人一觴一咏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
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羣賢畢至

貴耳集

秦檜秉權寢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淵默雷聲首
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岳鵬舉於外執法
殿中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
事聞其除啟以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楊國朝
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
之中與獨坐迭爲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
選掄汚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管見少助風聞請言有

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
無之三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至糊名而較藝
亦復肆志而逞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
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
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
流言父子至于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
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指應若影從
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
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
搏吠已憎疎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

豈止於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爐錘至不容人主之
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
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爲其子
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啟包藏
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
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歿之姦備極寵
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
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
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
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

雄自親擢於中宸卽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
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
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寔隆故四海之
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
之故事章仁約自稱鵬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
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
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
御史之名不在慶厯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語諛
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
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頓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爲之序

同上

姚橘洲尹臨安時吳履齋拜相姚語客作啟賀之商量起句彭晉叟云轉鴻鈞運紫軸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扉百年幾見

同上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旣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啟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啟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

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四六話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維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于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啟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至于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

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于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
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
悲于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于人賦
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
公賀韓魏公罷相啟略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
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于唐善致
理而未嘗遭變紀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
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敎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
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于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
相方又爲特美此又妙矣

同上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
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旣相神宗欲慎選翰林學
士時厚之久在外老于從官荆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
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
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荆公曰陛下果
不能用耳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
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旣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
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
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啟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
遂乞骸望衮繡之歸徒深引脰

同上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解
爲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
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
人持戟光明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
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
畱縣而辭之以啟謝君益曰抱壁懷沽雖免匹夫之罪
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同上

邵鰥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啟賀之云教實自
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竚與前古之歌乃邵氏自
陝移鄧之啟也

同上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
啟投王荊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荊公
荅以啟畧曰起于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何
不止 同上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
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
軸與之元之以啟謝云追踪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
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而入中朝也 同上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

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啟
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眞探領下之珠適遭其睡
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同上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
章子厚復資政啟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
梁虬蟠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
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鏘劍佩而肅鴛鸞五輅在庭明
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
習性然也

同上

劉丞相謫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其子

跋以啟謝執政略曰晚歲離騷難招魂於鬼域平生精

爽或見夢于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綯乞歸葬精爽

可畏故事也

一本晚歲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

同上

王文恪公陶常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
嬰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
謝正字啟略云雕蟲篆刻童子尚恥於壯夫血指汗顏
斲者徒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
之直未死淮揚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
州淮揚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
不敢願也用事親切如此

同上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爲潁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啟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

同上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啟王異除館職作啟與同舍裴煌如晦而啟中有云伏惟某天澤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荅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異啟

同上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啟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爲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鼈客張

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啟畧云
切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
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校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
夫何寡陋遽爾遭逢

同上

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本朝如此比
者亦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啟紹聖中歐陽叔弼裴知蔡
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啟云惟近輔之名邦
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尚
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異自翰
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

東越豈其幕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
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
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南窗紀談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
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惟鄆州李尚書種一章最
著乃福建章尚書岫之辭也於時韋佐鄆幕略曰用敕
代榜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煙何人折桂沂甘泉之水獨
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
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撫言

四六叢話卷十四 畢

四六叢話卷十五

烏程 孫梅 輯

啟七二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
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
請者弗報贅以啟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贅余適
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扎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
長箋愛莫能畱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
研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
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

來更冀恢宏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
薩陁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予笑莫敢言

程史

寧宗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還過京口以先君湖湘
之契先來訪余亟謝不敏旣而畱中爲大蓬未幾遂以
祕撰帥荆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殷鑒雖
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
妄牒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因草一啓代贄
及之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
以衛社稷久沈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
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

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
必有表薦以發休嘉至於陳義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
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汚鄂之
間卽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
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敘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
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宇文顧齋錄本去會
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凡之褒初未相識
也故予投謝有曰初不求於識面亶自得於知心蓋指
此 同上

龔聖任言林德崇義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

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
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
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
乎治邑之難也

齊東野語

傅伯壽爲浙西漕憲韓侂冑用事伯壽首以啓贊之曰
澄清方効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耻矣咸依右
相之山我則異歟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陶鎔
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

同上

皇甫謐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之字余觀歐陽文忠公

少時代王狀元謝及第啟云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犁
枚皐屬文徒率成於骹骹文忠公以爲陸機蓋誤也黃
朝英細素雜記以不知文忠用撐犁事爲恨然嘗觀匈
奴傳單于姓攣鞬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單于匈奴謂
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廣大之貌班固釋其義非
不詳明

攷古質疑

夢得送周使君云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菰嘗
乃周彥倫荅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末
晚菰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得人
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晚堯事此一字用事者

碧溪詩

話

臨江丁燠乙丑諒闇榜第四人爲他恩例所壓抑居第
八授永州教章采代爲作啓謝辯章云諸公衮衮皆自
下以升高一介休休獨瞻前而顧後廖羣玉亟稱於賈
改隆興節推

浩然齋雅談

王宣子守吳幕僚投啓有云仲舒哀然舉首豈久相於
江都望之雅意本朝姑暫居于馮翊宣子喜之舉以京
剡楊廷秀以大蓬漕江東其屬亦有啓云斯文之得喪
在天領袖素尊於海內賢者之出處以道旌旗已至於
江東公亦欣然剡上

同上

雪中有游士春時誤入趙孟蟻之園者爲其家幹僕所辱訟之於官郡守趙必槐德符治之士子以啓爲謝云杜陵之厦千萬閒意謂大庇寒於天下齊王之囿四十里不知乃爲甯於國中

同上

劉自之被召試用虛齋趙以夫之薦也旣而爲庸齋趙汝騰所激於是以盧鉞威仲補其選盧以同里之嫌辭之云楚亡弓楚得弓難泯同鄉之迹漢刻印漢銷印初何反汗之嫌卒辭之又蕭振再知四川趙莊叔行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嘗虛已失馬得馬如反掌卿勿容心

同上

王似賀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林供奉之才赤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又賀司業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

上

同

周益公嘗戲作賀冬啓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辦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

同上

士人李元亮抱材尙氣崇寧中在太學蔡嶷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卽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是邦元亮不肯入謁蔡便命駕

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顓爲門下之故
方修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
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
亮營一啓旦而往爲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
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
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

齋三筆

秦會之當軸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有蜀士投啓于闕
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
來歸造命之司秦九稱道之遂得陞擢

游宦紀聞

世南家舊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
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
德副使太中大夫尙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
富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倣中國體李之詞云
跂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旣覲止幸堂上之披風况
飛五朶之雲特貺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
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
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廢禮所呈一作名品
別具染濡同上

或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展實掌喉脣尙書謂喉舌而

以爲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
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目送王華等曰此
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
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
處也僕又觀崔駰尙書箴曰龍作納言奉命惟允山甫
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
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野客叢書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
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爲工近觀漫錄謂任
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爲岸字耳上

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

同上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與其僕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旣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

梁溪漫志

跋袁光祿穀與東坡同官事蹟時羅公亦爲杭之貳車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吐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

風父子談經無歆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

蘇亦爲坡所深知

攻媿集

特進汪公行狀大司成澥以耆儒名翰林學士藻以文章顯嘗謝司成薦舉止用張衡思元賦汪氏龍魚及檀弓童汪跼事且曰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魏晉之遠莫厠崔盧之間槩可知矣

同上

詒癡符序公諱庚子長其字也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膾之思舊學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

同上

胡忠簡公乞斬秦檜編管昭州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

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
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
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
請尙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令
宋名臣言行錄

案剛中字彥柔

陳亮少以文名於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
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猷猷未諧豹變之懷
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
平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

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畱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同上

案龍川搖筆卽有推倒豪傑氣慨然畱張齊賢句卽宋初事不應使宋人往往有之非體也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洎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同上

董彥遠

若璩案彥遠名道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卽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

除正字謝

啓敘字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

董疏莊公二十

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闕文徒存於夏有疏

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欲還孫子馬不足一者

既失其全之曰誤書馬者與尼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

矣死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史樊顏氏家訓後漢書酷

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水穴皆誤作六

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著所以班超之不入虎穴寧得虎

其六七乎書殘武殪壹戎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

下鄭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頌亂湯齊長發

按壹戎武成文啓指為殘似據康誥頌亂湯齊長發

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閒居註音躋詩孔疏

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

曰亂鳥寫混淆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焉
焉魚魯雜糅抱朴子云以魚為魯以帝為虎增河南

之邑爲雒減漢東之國爲隋

閔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佳

隋以周齊不遑寧處

避上則舉不從辛

閔疏說文舉字從辛從自言舉

人感鼻苦辛之狀秦

絕下則對因去口

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

文帝以口多

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

閔疏晉書

非實改從土 棘其先避仇改焉東晉傳漢疎廣之後王莽末廣曾

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

馬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

閔疏顏氏家訓封禪書

脩其觚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

勞是也說文云藥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

名藥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于庖豈成文乎縱強

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脩共抵之獸不得云儀也某

按史記載此書藥下從禾漢

宗

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丁尾

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註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

尾今丁子二字雖左無曲波亦足亂真也鉤須失實

說文丁字作是無尾也故曰儻真

尾皆尾類是同也董疏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爲鉤

今鉤曲而丁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序本字多誤脫爲

半字以趙爲端而遂乖服制董疏王藻前卷以

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註卷及覲禮皆作袞字故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

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裘是也又註端當爲冕

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于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元端

視聽朝小故知褒貶之邪邪閔疏顏氏家

端當冕也 象形說文訓工雲興之亦訓詩云有淦

按并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雲當為雨俗寫

誤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閔疏說文鉞車鑾聲從

聲鉞鉞俗作鐵以鉞作斧戊閔疏說文鉞車鑾聲從

之戊非是今庭燎作鐵以鉞作斧戊閔疏說文鉞車鑾聲從

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當作詩云銀鎖三公卿車改金

根之目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知一

束二縫之為來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

來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閔疏

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

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郎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

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國史傳疑考義共惑

於三豕閔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

晉史果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閔疏事文

曰己亥類聚光武

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

晉王濟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卧室梁上須臾又

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文又益一刀者明府

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

也州字從川不從刀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閔疏

也故曰傳會曰離析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魏明

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為斌

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

文配武過為鄙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閔疏易

淺故曰妄加鄙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易經

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

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

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字失部居改

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字失部居改

白水真人之兆閔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

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

為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

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書忘形象作

非衣小兒之謠閔疏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

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

非衣小兒之謠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

非衣小兒之謠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

非衣小兒之謠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

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敎災莊上小兒誦之前都下童子
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
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啓非
字似用張謠但以儷白不類惟加系旁始失裴字形象
對又較精董四十八安取於葉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祇
疏非當作緋四十八安取於葉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祇
趙植植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
壽恐不過此祇後至健爲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
事見益部者舊傳俗桑字從四十八按說文三十七未
從彘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于桑
足語世閔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
爲世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戡志銘亦云孔世世
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世三十并也
音撒三十年爲一世七字從一也故曰未足語世梁父七
字乃從世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梁父七
十二家名雖俱在閔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
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秦尉律四十
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者僅七十有二

九類書蓋已亡

閔疏尉律見說文敘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董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

學者以百數各令記事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誤

存舟二間之爲航

閔疏顏氏家訓正從二間舟詩云五之秬秬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何

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誤

安識門五日之爲閏

閔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

二月癸亥門共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陽阪註此年無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內王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學者徧

觀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

若璩按余晚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

其條壻閔元衢合疏彥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纂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于逐句下董斯張困學紀聞字遐周閔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

洪景廬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葉

難悟

若璩按馮衍傳註云葉字似葉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葉爲棗以桃棗易明桃葉難悟也啓正用章

懷太子

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

按南史賈

希鏡傳古冢有銘云青洲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荀晞兒

亦儷語之

工者

同上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

連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

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同上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之桃何在

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况井眉之居瓶恍如夢寐蓋

指張說也

同上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窮窈岐

嶮寄尋壑經邱之趣

同上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

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

矣

若據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嬰國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

益者三

同上

損者三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

于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于毛遂

同上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堙

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
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

易

同上

洪舜俞薦于鄉輩嶸監試後輩爲江東憲使舜俞分教
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塘曾在門外鵲袍之列半山憲江
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詞徐淵子爲越教答項平甫云正
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或答洪舜
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了東玉
佩之詞

同上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于諸侯非其義也師

不賢于弟子將焉用之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
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同上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
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
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
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
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
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覲狀云歸時
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于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
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梁溪漫志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丸初落曾見給
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解
舞鶴羊叔子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

寓簡

世南頃在瑞安董宰炯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
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過輒能成誦今二十年矣
追思尙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他時得見大全集當
借本改正之謾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恭惟少保
觀使丞相小陌雲莊天棐忠藎鈞侯萬福憲眷均慶某
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尤延
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

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繖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卻嚴寒飲醇酒之論丞相尙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讀邸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蠻觸幾百戰寫盡山川多少心何自閒人無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開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

宿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怒蔡定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復不怨何哉朱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舍皆不可恕可畏可畏云云又嘗記其答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東云錦羽在梁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恭惟某官文章羹酒儒學鳳麟遊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續驥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嘗占辭敬致占節云云觀此足見善于體物者也

游宦紀聞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

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齧地
成蹊旣而永邑東鄉石壁谿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
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此狀元西
東之應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
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
日陞蕭公爲榜首其謝啓有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次
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鄼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
家事至今膾炙人口

同上

有士人投啓事於真西山以魯齒德對師尙父又用運
籌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尙父謂可師可尙可

爲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湛淵靜語

陳同甫名亮婺州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滕強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寘在二三主上以爲無他擢居第一蓋答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

同上

趙忠定去國趙師劭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旣白後溪劉左史

一作司

光祖適帥

荆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危公稔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今

聞其弟之當來欲使爲寮而並處念交游之讎不同國而况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可入迫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懽乃有操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鱗且將避之倘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寧間於存沒賓主之際則在於從違且昔辱甄收本見齒忠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安用劉公得崇模賤愕寘几上卽草檄勒回師劭弟請斬忠定師劭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

弟也

四朝聞見錄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啓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鞅鞅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于此矣

梁溪漫志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鐫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而魁大廷者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

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啓云年踰賈誼亦濫置于秀材齒少陸機顧何能于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同上

靖康元年冬十月予作將歸賦以貽呂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啟事見荅曰伏承主簿惠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詞近古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方深濡染奚旣遂堅畱幕下數日

珊

瑚鉤詩話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入晝客氣也南史宋尚書左丞荀松與顏延之啟云高自比擬客氣虛張

續釋常談

故事制科分五等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嘉祐中蘇氏兄弟始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爲胡武平所駁復降爲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

石林燕語

汪彥章投李伯紀啟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傾又云士頌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艸伯紀謫詞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堯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當時有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啟自直一

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

鶴林玉露

曾魯公識度精審練達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簡牘亦屬對精切曾布爲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柬別之略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福曾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荆公誦之亦歎愛不已

東軒筆錄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旣著士大夫亦

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
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
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
方當委遇中道夭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
遯齋之妄不待攷也

搜采異聞錄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啟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
可知三篋若亡問

一作賴

安世而

一作之

猶在其後孔平仲

賀蘇子容頌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

若亡請詢安世

泊宅編

朱熹本武臣嘗爲內夫人妹內官弟婚啟理廟見之大

加賞異特旨授官至參知政事其啟云環帝座之九星
貂珥曾參於畫室羅嬪嬙之九御魚軒嘗綴於彤闈俱
從天上之神仙來結人間之嘉會所由燕爾夫豈偶然
令弟從長奕世近龍光月殿斯沾於湛露舍妹夫人十
年陪鳳輦霓裳猶燦於朝霞水流紅葉之無心琴續朱
絃而有託瓊臺不怕雪市歌采鸞之詩玉杵曾擣霜屑
贈雲英之詠朱乃武舉狀元溫州人理宗微時識之

詞餘錄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
論說短長附已胡祕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

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敗賀之詆前居職罷去云呂
參政以無功居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
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
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
曰吾豈眞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
非吾所不爲終爲相且不復用

厚德錄

天聖中賀五王出閣啟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
棣萼晨輝岳立愛日中之字隱五字

侯鯖錄

案隱五字固已星飛切勅宜岳立切拜命日中竝切
王字故爲巧不可階非如算博士硬砌以爲絕物也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稅官爲其下告許郡守械之獄子
開弟子東經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
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啟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
之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曾仲于賢者挂徐君之
劍今有感於斯文

夷堅志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

杜詩

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

鸞之舞

王勃

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

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遠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依

然江表

山房隨筆

浦江吳渭字清翁號潛齋宋時嘗爲義烏令元初退食于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韶父與閩謝臯羽吳思齊主于家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爲其評較揭賞之又送詩賞小剡序月泉社吳清翁盟詩預于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笏第四名止第十名春衫羅一縑筆二貼墨二笏第十一名止二十名各深衣布

一縑筆一貼墨一笏第二十一名止三十名各深衣布
一縑筆一貼第三十名止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
箋二省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第一名羅公福云伏以
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賸寫田園之興得
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羣執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
種秧澆藥已朝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
機自別冠冕爲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錦誦
珠玉者翕然禮以爲羅愧瓊瑤則多矣餘如元顥竝致
葑菲第二名司馬澄翁云執事清涵繡湖香竝班史菜
花天秧穀候偶迎著面之風野泉甕煙隴犁總是關心

之事雖居蕭次猶占盧前第三名高宇云伏以友連湖
海夙聞詩錦之名題借田園尚愧禮羅之意有來匡鼎
豈遜盧前執事文陣稱雄武林擢秀四時春始成石湖
老去之吟三徑人閒得彭澤歸來之趣襟期樂矣囊穎
宜哉某得是高吟從而深刻問巢父之珊瑚安在此則
長畱縱衛人之瓊玖可將終然匪報倪梓云田園雜興
偶徼舊社之全盟湖海俊遊爲賦長城之五字執事假
富春山爲通德里耕織圖村田樂放開塵外之懷社翁
昨蠶媪符道盡眼前之景以俗爲雅此詩可羣全泉翁
云執事東晉衣冠西幽風俗閒庭芳草倦遊甘隱於白

雲綠水新秧歸牧穩眠於斜日卓爾有立異乎所聞躡
雲云月泉壤地密依隣燭之光春日田園賸喜奚囊之
典翩其傑製壯我齊盟執事絲瀨清風爐峯瑞氣土脈
融林陰合搜吟不赦於韶華社公醉蠶妾愁敗意直憂
於秋雨誠爲蒼勁可但清新識字耕夫云農圃餘生結
同盟之社友湖山佳處有識字之耕夫所謂伊人夫豈
卑我語無排奐體不效崑墅鷺山鶯動金谷當年之感
婦蠶夫秫逼石湖春日之吟天目山人云月泉社友爰
畝舊盟天目山人爲題春興不勝佳甚豈果遠而執事
望邑鄰輝平齋宗泐詠牛羊茁壯仍觀戲水之乳鶩知

燕雀生成又喜巡簷之窠密有噲其饁或拊而歌安定
書隱云執事昔者中庸今之安定趣雄物表牛倦鳥喧
景入用中風微水滑且能慕義熙之士豈欲進正始之
音槐窗居士云執事名稱東國越之雄句比西家施之
麗浴蠶飛燕墅色搖春依犢市蛆屏陰移月摹成小景
曲盡巧心姜仲澤云月泉理社竊雙溪明月之餘輝春
日田園動白雪陽春之絕唱執事採摭羣言牢籠百態
歸燕忙睡牛穩頗歡顏社酒之嘗斷烟濕流水香更切
齒村厖之吠高標聳若秀句宜哉方尚老云秧疇麥稜
畫圖巧寄於聲中社酒農書詩史隱存於言外烏龍嶺

之地靈尚矣白雲村之宗派依然某薄云苧獻并以穎
歸第二十名趙必范自署學古翁回詩賞劄云效休文
之八詠知類農歌拔毛遂於衆中見高匠目矧謝池僅
止五字而魯語尤戒多爲首而錄全思則過半恭惟執
事雙桐政美五柳門深續雅道於一綫之餘亦言其興
尋吟盟于千里之外夫豈無人乃采艱辛之辭特置次
癸之列月泉分貺雲壑懷慚某夢斷鈞天心游樂地視
元穎可爲至寶奚有於今裁白苧而製深衣於焉學古
第三十名趙必折自署愛雲仙友回詩賞劄云田園歸
隱夙欽彭澤之高風筆研久荒難得石湖之秀句不慚

鄙劣冒爾擬騷誤辱甄收敢言奔殿敬惟執事山林富
貴軒冕錙銖釣月耕雲詎輸製錦傍花隨柳雅稱調琴
可見知幾之老成居然遠世而肥遯適憑佳興用拂清
人餌絲泉釣江湖貨元穎貿珠璧此意古矣其利溥哉
某溝壑餘生泥塗下士有懷農圃靡就犁鋤茲效顰唐
士之五言恰轍足周南之一轂僅逃孫外免媿廬前自
謂狂吟思復青氍而遠矣或云駝榜會歌白苧以邀之
月泉吟社序

月泉舊社久褰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倣禮羅之意遂
從昨歲編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

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
軸橫陳誰揭青銅尚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
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
心睠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
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
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
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讒言特借譽而揄揚我
詩如檜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固將不負於
齊盟一點無他三辰在上

月泉吟社誓詩壇文

案此文假借穿鑿處亦是南宋遺調但其筆意跳脫

屬對清新元人中國所罕及

晝寢方興調飢正甚忽蒙簡翰賜以盤餐當一葉報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羴實謂珍羞適口之餘銘肌倍切謹修狀陳謝伏惟鑒察謹狀

楊凝式帖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啟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常博士啟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其悅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舍而行藏自遂著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

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溫公手東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啟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啟敘致悃幅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卽時封還使處厚旣赧且惕逃罪無地然又以前啟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摭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叙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耶非耶今旣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乎故啟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

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啟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
故啟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獲故啟稱磨涅而
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啟稱用舍而行藏自
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蓍龜之先見今日之事則足見松
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臣之下其實難副故又愛公
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
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
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俟他日見之乃知此啟竝
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畱溫
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溫公之謙德每如是也

六話

表啟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意多因舊爲新涵不盡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謝館職啟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填簾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章子厚啟報國丹心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職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戶開蓋可傳載諷詠者尤難也

同上

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俟代作謝啟云念昔先人親逢命世升堂傳道有自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黨部上元豐太

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咨忤彼權臣斥從常調

四六談

塵

趙承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金狀元啟云嘉禾當御輒先
農父之嘗神龜效靈偶出豫且之網

同上

方念蒙上時相啟云三已無怨雖知衆口之燦金萬折
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結

同上

汪彥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啟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靡
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同上

周子武祕自中司帥越日仍在崇道外初與伋啟云訪
羽人於丹邱莫繼後塵之雅躅受釐事於宣室卽期前

席之崇觀後見見李雅州端民云某之詞也

同上

趙祖穎奇與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啟云庾亮樓邊漸覩挂簷之月楊雄宅畔幾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屢極詼諧之飲錢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而五斗解醒如劉伯倫不無覷也願挈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

所指

同上

正和以後宰執多不荅外郡書啟舊見司馬溫公元祐
間荅在外監司郡守賀啟云豈期聖澤遽陟宰司覆餗
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牆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旣
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徽言

同上

陳後山無已賀梁右轄啟云辭榮遁祿雖自計之甚都
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

同上

叔祖逍遙公舊爲四六極其精思嘗作謝改官啟云志
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而
足矣

有雜編事類號武庫兵火後亡之

同上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

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
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
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爲州自
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
偉觀僕嘗作啟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
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
紀盛事蓋實錄也

野客叢書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
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啟賀略曰桂枝折
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

後之名第
同故也

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清異錄

乾寧中駕幸三峯殷文圭者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
榜內時楊令公密行鎮維揚奄有宣浙揚汴榛梗久矣文

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問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
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
薦之文圭復擬節非遍投啟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
食非尺璧之珍鵠鴈避風不望洪鐘之樂
同上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
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啟謝寇公云與

韓非同傳於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
錄

四六叢話卷十五 畢